



女人是朵花

——读赵焰《桃红梨白菜花黄》 黄良顺

周末，读赵焰老师的随笔集《桃红梨白菜花黄》，集子内容比较宽泛，写景写事写人，吃的穿的用的，本地的外地的，见到的想到的，皆成文章。之前，读过几本赵焰老师的书，窃以为，“思想性”是其文字的灵魂，核心凝聚在《思想徽州》之中。他能从历史深处掘到现实的渊源，能从柴米油盐里悟到生活的哲理，能从日常琐事中洞见社会的现实，能从一言一行间揭开人性的本来面目。

读他的文章，感觉就像坐在一个刚点燃的火堆旁，一开始还是呛人的烟雾，突然一下子就能熊熊燃烧起来，让人有种血脉偾张的冲动，会忍不住去割下一刀徽州腊肉，和书一起，放进锅里红烧，然后大快朵颐地全部吞咽下去。

赵焰老师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性，既深奥又通俗，就像拿着一个探照灯，剥开华丽的衣裳，现出一丝不挂的肉身。他能把复杂的道理用大白话讲出来，甚至是很露骨的语言，尤其女人这种尤物，常在他的文字里出现。他说：姑娘就像花一样，有的花名贵，有的花一钱不值。但结婚以后，很多姑娘就由名贵的花，变成田野里的红花草，生了孩子的女人甚至成了狗尾巴花。恋爱中的女人就像夜色，懂得省略和隐藏，而一旦为人妻、为人母，便不会再把心思全部放在自己身上，原有的矜持、精致也抛诸脑后。每天早晨，打仗一样把孩子喂饱，自己衣服上的一块油渍，牙齿缝里的一片青菜叶，也无暇顾及，得赶紧冲出门去赶班车。

这样直白的语言，估计会招来诸多女同胞的笑骂，甚至会骂到所有的男人，她们会说，没有她们从名贵的花变成狗尾巴花，你们男人能在外面呼风唤雨、风风光光吗？她们也想把自己当作花瓶在家供着，但家里的

饭谁烧？衣服谁洗？卫生谁搞？孩子的屎尿谁来管？作业谁来辅导……估计后面还有一百多个问号。总之，她们变成狗尾巴花都是这个家的拖累，都是为了你们这些臭男人这朵花永不凋谢。

据我所知，赵老师在家里能烧得一手好菜，他说，一个男人愿意在厨房里待着，一定是个比较优秀的男人。对于这个观点，许若齐老师要含蓄一点，且还带一点自嘲式的幽默，他认为一个会烧菜的男人，总坏不到哪里去。这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，恰恰也是他们两人文字的显著特点。对于烧菜本身，赵老师也有独到的见解，他说，一个漂亮女人已经够迷人的了，如果还会烧一手好菜，那简直如大熊猫一样珍贵。他甚至将女人比作烹饪的色香味器，他说，菜品的色便是女人的长相，要五官端正，越漂亮越好；香是气质，要雍容大度，不同凡响；味，即文怀沙所说的风骚，要余味深长，不能味同嚼蜡；至于器，则是装扮，要有个性。

在赵老师笔下，一切美好似乎都可与女人关联，不同年龄阶段的女人所具有的特质均可物象化。他将女人比作茶，说绿茶色泽漂亮，如花似玉，清新可人，是少女；乌龙茶风情万种，功夫不在面上，完全媚在骨子里，则像少妇；而红茶，是自己有着岁月沉淀的老婆，是自

己的女人，一招一式都是默契和亲情。

绿茶，乌龙茶，红茶，本质上并无好坏之分，不同年龄阶段，对不同茶的接受程度也不尽相同，但绿茶始终是最受欢迎的，就像小姑娘永远受追捧一样。曾有句调侃的话说：男人比女人专一，二十岁时喜欢二十岁的小姑娘，三十岁、四十岁、五十岁、六十岁亦然，始终如一。就像赵老师写的，男人只有到了七十岁以后，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欣赏者，而在此之前，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当个参与者。

撇开男女间那点事，这句话好像也没什么毛病。当然，对于很多男人来说，也就王朔说的那样：“年轻时，有贼心无贼胆，等贼心和贼胆都有了，贼又没有了，只好左手摸右手。”

女人和书亦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赵老师说，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，常在身边，但翻了一辈子未必可以烂熟；诗词小说之类的书籍，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，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的；学术著作是个半老的女人，非打起十二分精神都不足以理解，但也有风韵犹存的；至于政治、时事、杂文之类的集子，都是现买现卖，和青楼里的妓女无异，一阵激情过后，明天再翻开看看，就不是那回事了。

自从父系社会替代母系，男人成为主宰社会的中坚力量后，就一直在试图征服这个世界，包括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男人和女人，这是深入男人骨子里的气质和倔强。而女人则简单得多，只要征服男人，就拥有了整个世界，女人也因此成了男人堆里永恒的话题。这个世界上，因为有了男人和女人，才会如此丰富多彩，才会如此扑朔迷离，才会让男人欲罢不能，让女人如痴如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男人和女人既会相互欣赏，也会相互占有。从占有角度而言，男人比女人有更强攻击力，因为能够做到“好色而不淫”的男人，绝对是个圣人。可这世间又有多少圣人呢？

这些，该是另一种格物致知吧？

一蓑烟雨梦徽州

张时卫 文/图

初春的雨总是那么绵密，像谁扯碎了一整匹素绢，淅淅沥沥，朦朦胧胧，且略带寒意。兄妹邀我一同去看新安江畔的卖花渔村。我欣然同意，一同踏上前往卖花渔村的旅程。

早八点乘上大巴，五个多小时的路程，赶到预定好的歙县南源口的永阳客栈就午餐。一进门，餐馆主人方掌柜就热情张罗接待，亲自下厨烹饪地道的徽州菜肴，他的每道菜对我们的味蕾都是极致诱惑，如同这春雨般细腻而持久，从一进门便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

餐后，方掌柜为我们讲解徽州文化，新安江画廊、卖花渔村的来意。外面的雨势未减，但我们的热情却丝毫不退，我提议，由方掌柜给我们当向导，陪同我们一起前走去卖花渔村，他爽快答应，拿起一把彩虹伞坐上我们的车便开始当起向导来。一路上为我们讲解，仿佛是一位讲述古老传说的说书人，将卖花渔村的历史与梅花的传奇娓娓道来……

卖花渔村因地形似鱼，且村民多姓洪，故以“洪”为浩渺水体，鱼得水则生机盎然，得名“卖花渔村”。卖花渔村的历史悠久，唐宋洪氏迁居于此，逐渐形成村落，至今已逾千年。世代以盆景为业，是“徽派盆景”的发源地，也是我国著名的盆景之乡。梅花，则展示了村落的灵魂，无论风雨，它都坚韧不拔地绽放，象征着村民们的精神与品格。

雨，依旧下着，在风里飘来飘去更富诗意。漫步在青石板铺就的小径上，两旁错落有致的徽派建筑，白墙黛瓦间不时探出几枝春梅，淡粉色的花苞缀着雨珠，像是哪位丹青的手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，在雨幕中更显古朴与雅致。沿着崎岖的山路往上行走，漫山遍野的梅花隐匿于群山环抱之中，仿佛是世外



桃源般的存在。雨珠挂在梅花的花瓣上，晶莹剔透，宛如镶嵌在枝头的珍珠，每一朵梅花都显得那么娇嫩而又坚韧。雨中的梅花，没有了晴日里的张扬，却多了几分含蓄与温婉，静静地绽放，仿佛在诉说着属于自己的故事，真可谓是：“雨打知无那，春暄绝不禁。小风千点雪，落日一须金。”我站在青石板的山路上，任由细雨濡湿衣衫，呼吸着满是梅香与春泥混合的气息，听远处山峦在雨中轻轻的呼吸，看村庄袅袅生气的炊烟，那些未能摄入镜头的美好，终将化作心底永不褪色的水墨画卷。

行至百步云梯，来到位居半山间的闻风亭观景台。站在亭中凭栏眺望，在雨里的卖花渔村惟妙惟肖、时隐时现，宛如一个隐藏在深山里的梅花山庄仙境。据说，每年立春之后，无数游人来此闻风亭赴一场“美丽之约”，满山怒放的梅花与粉墙黛瓦的鱼形古村交相辉映，仿佛进入花的世界。四面环山的村落内外，各色梅花竞相绽放，炙热的红与梦幻的粉交错掩映，漫山遍野花海荡漾，好似天边飘来的五彩云霞，暗香漂浮沁入肺脾。回眸望去，感叹江山如此多娇，久不忍离去。

暮色降临，余晖透过雨幕洒在身上，依依不舍地告别梅林，也告别了方掌柜。这次偶遇，不仅让我们领略到了烟雨徽州、卖花渔村的独特魅力，更让我们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连接，成为了此次旅行中最宝贵的记忆之一。

随笔

年少不喜姜

吴中伟

打开堂哥从铜陵寄来的特产——“大通白姜”，女儿迫不及待地夹了一筷头。欢喜的表情瞬间就“晴转多云”，不觉皱起眉头，嘴里直嚷着“辣”！想着铜陵白姜，素以嫩滑著称，不至于这么辛辣吧！轻轻地捻起一块，放在嘴里：肉质细腻，清香扑鼻，开胃爽口。细细品咂着，汁水丰富，回味甘醇，不愧为舌尖上的美味。

不觉想起孩童年代，那个时候走亲访友的紧俏货——“糖生姜”。在腌制好的薄姜片外裹上一层糖衣。正月里，待客的方桌上摆一盘糖生姜，主人家倒些茶水，看长辈们就着浓茶，胃口大开，吃得津津有味。我也曾偷偷地挑上一块，捂着嘴巴，只是吮吸着表面的甜味，待到甜味寡淡、消失殆尽，便赶忙吐掉。断不想，也不敢嚼着辛辣的姜片，常惹得大人們的声声责怪。对于“甜”，我们总是趋之若鹜；而对于“辣”，我们又唯恐“避之不及”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开始心平气和地接受“辣”的刺痛，“酸”的反胃，“苦”的麻木。是随着年岁的增长，味觉渐渐变得迟钝，还是尝遍了生活的滋味，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？想想人生“五味”，怕是少了哪一样，都不够完整吧！生姜、苦瓜、花椒、未经霜的萝卜菜……这些儿时禁忌的食物，纷纷变得可亲可爱起来。万物终有它的归途，会在某一刻，与内心达成默契。便也理解孩子，不想向她灌输“良药苦口利于病”“先苦后甜”的大道理。“年少不喜姜”，许是人生的常态。我的孩子，也如我当年那般。

开胃健脾，去腥杀菌，提神醒脑……或许有一天，她不再顾忌“辛辣”，不再沉湎“香甜”，也会如数家珍般念及“姜”的好！当然，这需要个过程；当然，那时她大概率已长大成人。